

J. Chang

熊琦編

印味先生

最近言論集

清華年題



離騷出版社印

郭沫若先生

最近言論

熊琦編

1938.3.20 初版

離騷出版社

郭沫若先生最近言論

所 版
有 權

二十七年四月初版

編 者 熊 琦

出版兼 離騷出版社
發行者 廣州長壽東路二十二號

經售處 救亡日報社
廣州長壽東路五十號

分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

實價每冊國幣二角

目次

- 一 國際形勢與抗戰前途
- 二 對於文化界人的希望
- 三 日寇之史的清算
- 四 我們爲什麼抗戰
- 五 日本的過去・現在・未來・
- 六 武裝民衆的必要
- 七 抗戰與覺悟
- 八 紀念「一二・九」鬥爭的二週年
- 九 忠告日本政治家

十 飢餓就是力量

十一 克服三種悲觀

十二 我們所失掉的只是奴隸的鐐銬

國際形勢與抗戰前途

中國戰爭已經繼續了七個月，從表面上看來，我國內部已經起了很大的變化，而國際間的形勢却似乎依然鎮定着，沒有什麼大的改變。因此，有些見識膚淺的人，便不免陷入於沉悶，悲觀，焦燥，失望的地步，惶惶然不可終日。即使口裏不說，心裏也在默念，以爲抗戰這樣支持下去，中國就只好滅亡。這種心理，我們可以說，是最危險的毒素，這比敵人在各戰區內所施放的各種毒氣，還要厲害到無數倍。敵人也窺透了我們一部份具有這樣的心理，它自然是不肯放鬆的，立刻便利用起來。南京被佔領了以後，由敵人方面屢次所放出的毒和空氣便是這種心理的利用。我們可以堅決地說，毒和空氣就是敵人所施放的毒氣，那是一種戰畧，是在欺騙我們，進攻我們，企圖消滅我們的戰鬥意志。我自己在日本，前

前後後住了二十年，敵人的內情，尤其是他們對於侵略中國的鬼蜮心腸，我是比較知道得很明白的。怎樣吞滅中國，是他們幾十年來一貫的國策，一貫的教育。尤其是他們的軍人，自幼年學校一直至陸軍大學，一生一世都是受着侵略中國，併吞中國，滅亡中國的這種教育的培養。日本軍人的簡單的腦筋裏面，除掉侮蔑中國。侵略中國，併吞中國這些想念以外，可以說只是什麼思想也沒有的。他們幾十年來的處心積慮只是在待機即動。自從「九一八」以來，他們認為這時機是到了，故爾每年每歲累進地加緊侵略，形成了自「八一三」以來的大規模的進攻的局面。目前的戰爭要想停止，除非日本人拋棄了它的併吞中國的野心。然而在未遭受到重大的打擊之前而要日本人——日本的軍閥——拋棄這種野心，那是絕對不可能的。日本的勤勞大眾雖是厭惡戰爭，反對戰爭；日本的資本家政治家，眼光比較遠大一點的，即使感覺着抗戰持久對於他們的本國有莫大的危險，爲救濟他們的本國起見，有求和的誠意，然而頭腦簡單的，橫暴的，陶醉於戰勝心理

裏面的日軍閥，絕對地不會容許他們媾和。平時，日本人所有的外交是雙重的，政治家的外交在用優美的辭令彼此喝着香檳酒的時候，軍人的外交接着幾陣炮火把一切條約毀成粉碎，何況目前還是戰時？我們應該要把一切苟安的心理洗刷掉，不要上敵人的當。和平，我們固然歡迎，但目前還說不到。我們總要對於日本軍閥加以嚴重的回擊，使它拋棄了吞滅中國的野心，要到了那一天，然後才有和平的可能。

對於日本軍閥加以嚴重的回擊，使它拋棄了吞滅中國的野心——這樣情形，我們究竟有充分的把握嗎？我敢於堅決地說一句：我們是有把握的，即使沒有充分的把握，我們也應該要努力去做，使我們達到有充分的把握的地步。為什麼我們敢於說：我們有充分的把握呢？因為日本所強過我們的就只有她的比較優良的軍備，其它都和我們相差甚遠。日本本來是資源缺乏的國家，一切近代生產上必需的原料都在缺乏。由於資本主義國家間的生產競爭的矛盾，更由於日本近

年來向我們積極進攻，促進了這矛盾的尖銳，使日本自己在國際上成爲了幾幾乎是孤立無助的獨夫國。而她的士氣懦弱，民氣渙散，抗戰半載的結果把她所有的醜態完全暴露了出來。日本士兵官佐的姦淫擄掠無所不爲的野獸爲行，是遭了全世界的唾棄的。我們不要以國際形勢是絲毫也沒有變化吧。其實這違心之論，以我們中國人而說這樣的話，未免對不起全世界的人；因爲全世界的大多數是同情我們，並且在事實上是援助着我們的。就在本月十二日在倫敦不是有國際反侵略運動大會開幕嗎？參加有四十幾個國家的代表，有一百幾十個好和平的團體的支援，這會在目前仍然是在進行着的。據最近報紙所載，十四日開第二次大會時，便通過了一個決議案，主張大會要盡力設法援助中國，制止一切援助日本的行動，並一致指摘危害世界和平的日本對華侵略行爲，同時還要請求各國政府，對日本停止一切軍火及財政上之供給。這決議，可以說是全世界反對侵略的呼聲，也就是全世界聲援我們的呼聲；我們在國際上是「多助」，日本是「寡助」，由這

一決議是表示得十分明白的。自然，這兒還只是要求，還未具體地見諸事實，然而我們也可以說有一部分是老早見諸事實的。全世界的工人都在聲援我們，我們幾乎連日都可以在報章上看見，無論在香港，在新加坡，在利物浦，在紐約，在南非，在南美，各地的碼頭工人部早已開始了「拒絕運送一切軍事資源赴日本」的運動。全世界勤勞大眾也在聲援我們，無論在紐約，在倫敦，在巴黎，在孟買，在支加哥，都已成立了「抵制日貨並拒絕對日借款同盟」的有力的組織。這些，我們要明白地認識，都是圍剿敵人的同盟軍，我們是不可小視的。這種經濟的制裁，在圍剿敵人上，雖然並不見流血，然而同樣有效地足以制敵的死命。這種武器，大約在不久的將來，要為各國政府所大規模地採用，那是無可疑的事體，因為日本的侵略明明是危害世界和平的行為，各國即使不為人類計，不為我們中國的安危計，從他們自己的利害立場上也是非起來控制日本不可的。遲早本是時間問題，但我們自己的抗戰態度卻具有着促進的原動力。我們的抗戰態度愈堅決

，則大規模的控制運動，便愈早實現。就單在這一點上，我們要想恢復和平，都只有加強我們的抗戰決心。除此以外，是沒有再好的方法的。

我們要知道我，我們這年年來對日抗戰，在我國的立場上說來，自然是爲保護祖國的自由獨立，爲爭取民族的生存幸福的神聖戰爭。然從國際的立場上說來，這次的中日之戰，可以說就是新世界戰爭的前哨戰。抗戰必須有多量的軍火，而軍火的生產量在我國是微乎其微的，在這兒却有多數愛好和平的國家以多量的軍火供給我們，並且是很多義勇的飛機師來投效，和我們共同殲滅人類的公敵。抗戰的結果必有多量的傷兵，因而必需有多量的醫藥，而新式的醫藥在中國也同樣是不發達的，在這兒也蒙多數愛好和平的國家以多量藥品供給我們，並有多數外國的醫師醫院，義務地爲我們服務。難民的救濟，戰時生產的設施，國際宣傳的推動，在在都有友好的國家及友好的異邦人士盡力幫助。我們假如沒有這些同情的援助，我們的抗戰過程恐怕是更要艱劇的。自然我們在抗戰期中並不可存依

賴的心理，希望那一國出兵來幫助我們，然而從客觀的事實，用自然科學家的冷靜的態度來加以分析，圍剿日本帝國主義的第二次世界大戰，遲早總是要在太平洋上展開來的。

和日本的害利衝突得最厲害的可以說是英國。自從歐洲大戰德意志帝國崩潰了以來，成爲英國的威脅的，我們可以說就是日本，英國的重要的殖民地 and 商場，都是在我們的東方，例如印度，南洋，和我們中國，這些殖民地和商場的安危關係於大英帝國的存亡，日本在東方擁有大量的海陸軍，而且虎視眈眈地想握世界的牛耳，這對於英國的東方生命線是最大的威脅，英國的巧妙的外交和不動聲色的軍事設備，自歐戰以來的一切種種，可以說都是以日本爲主要的對象。英日同盟的廢棄，聯合美國屢次限制日本的海軍軍艦的噸數，新加坡築港，援助我們完成法幣的統一，這些都是對於日本的明爭暗鬥。我們這次之所以能夠和日本抗戰，抗戰到七個月以上，敵人雖盡力想破壞我們的經濟機構，而我們的財政之所

以能夠仍然維持，法幣的統一，是重大的原因。所以日本人這次對於英國頗有恨入骨髓的形勢，時常在報章上雜誌上作公開反英的宣傳，並策動多數的羣衆作公開反英的運動，這表明着兩國的關係是已經充分地惡化着的。英國的星加坡築港費了十幾年的經營，最近已經完成，本月十四才舉行了落成典禮，據報載參加典禮的各國知名之士有一萬二千人之多，僑居新加坡的中國人民均被邀請參加觀禮，美國甚且三艘軍艦開到，偶然地得以參加盛會，而對於日本人，除卻日本總領事被邀請了之外，連新聞記者部不准入場。這也十足表現着英國對於日本人的態度。還有關於私建軍艦的事件，最近在英法日諸國之間也成了問題，日本人拒絕遵守倫敦海軍軍縮條約英日五五三之比例，目前正在私下造艦，英國質問日本所造艦噸數，要求答復，而日本拒絕了，結果是英法聯合起來商量應付。這必然是要引起造艦的競爭，如日英間衝突不至於流血化，日本在這競爭的途中，無論怎樣不是英法諸國之敵，這是足以促成日本財政破產的嚴重的契機。

日本人是慣愛樹敵的，海軍以英國爲敵，陸軍以蘇聯爲敵。由於政治的立場上，在日本人看來，日本與蘇聯是不能兩立的國家，可能時，她遲早是想把蘇聯消滅的，至少是想把蘇聯的東方的力量消滅。前些年辰日本人早就呼喊着「日本的內海化」，這意思是說要把蘇聯的海參威東海濱省完全吞併過去。前些年辰日本想侵畧的範圍是以東京爲中心，以東京至遼陽的距離爲半徑所畫的一個圓。現在的那批狂妄的日本軍人恐怕又把這半徑加長，要以東京爲中心，以由東京至包頭的距離爲半徑，畫一個大圓了，然而可惱的是蘇聯並不那麼容易吞併，而且蘇聯的空軍，以海參威爲根據地，可以制日本各大都市的死命。這是使日本人頭痛的資料，日本人屢次想侵犯蘇聯而終不敢下手的，可以說恐怕遭受空襲是最大的一個原因。蘇聯對日本強盜的提防也是早就準備着的。最近報章上載着蘇聯的最高領導者斯達林，答覆一位共產黨員的書信，說道蘇聯社會主義建設成功尙非最後之勝利，尙有被武力侵犯之危險，須全國總動員準備一切。這信在目前公開

了出來，不用說是有着充分的政治作用的，這所說的武力侵犯雖不曾指明是哪一個國家，但由客觀的事實看來，百分之九十是指着日本。日本對蘇聯沒有停止過她的覬覦，蘇聯對日本不用說也沒有停止過她的防備。這關係遲早是免不得，要用血來清算。

日本軍部悍然以全世界為敵，在他本國也有些明白的人感覺着自己的危險，所以一方面也確實有一部分人想以媾和的手段來欺騙我們，弛緩我們的抗戰意志；另一方面多方用他們的挑撥離間的手段，想在國際間發生作用。她們最大目的自然是想離間英美，然而這兩個同使用英語的姊妹國，儘管在她們彼此之間時而要鬧點閹牆的小鬭爭，然而在大節目上她們一貫地是取着同一步驟的，特別在近年來在控制日本的踴躍上，兩國之間尤其體地表示着一致。日本人的向美國送秋波，徒見其心勞日拙而已。其次日本人所想挑撥的是蘇聯以外的國家對蘇聯的關係，她的目的是想糾合起多數的國家運動，然而這種運動就由於日本人的飛揚跋

屬，老早使它化爲不時髦東西了。蘇聯的建國在艱苦的鬥爭中一天一天的明朗化了起來，全世界的人老早已經不把她當爲恐怖的對象，而在狂暴的日本倒事實上成爲全世界的恐怖的對象了。日本人在國際上孤立無援的結果，她去找了兩個朋友，一個是希特勒的德國，一個是墨索里尼的意大利。最初日德協定成立的時候，是在前年的年底那時候我還在日本，日本人一般的輿論是大大不滿意的，以爲太抬舉了希特勒，德國一點也不會有力量來幫助日本。當時的日本外交大臣就因爲遭反對的結果去了職。足見這一協定在日本人看來是所謂「娛情聊勝無」的東西。我們可以不必把它估計得太高。日本同意大利的協定呢，大體是同性質的東西，我們知道，在歐戰前意大利與德國本是攻守同盟的國家，然而歐戰發生後意大利反加入聯合國裏而成爲德國的敵人。資本國家間的關係都是以利害爲轉移的。日本希望意大利在地中海方面牽制英國，使無法干涉東方問題。但德意兩國的實際力量，在西班牙的內亂上是一個考金石，德意兩國公開地援助西班牙的叛軍，然

而戰爭了將近兩年，一直到現在馬德里都還不會陷落。近來德意兩國有更進一步互相接近的傾向，便是德國國內有一次「不流血的政變」，反對德意聯合的國防軍領袖弗里區，白倫堡及實業界銀行界的穩健份子，爲希特勒所排斥，大約希特勒可以更放胆地和墨索里尼作「兩人三腳」的跳舞了。然而這個接近，對於日本却不是怎麼可以歡迎的現象：因爲在歐洲方面德意兩國的加緊接合，只是促進英法蘇和平戰線的鞏固而已。

總之，國際形勢只是在增加敵人的困難，我們是絲毫也用不着悲觀的。我們固不可存依賴的心思，然而也不可昧於國際關係的微妙的推移，把應當的同情和援助喪失了。我們要深切地認識，敵人在目前所放出的媾和空氣是敵人所施放的毒氣！敵人早感覺自己的危險，所以想軟化我們以和緩國際的形勢，我們千萬不要上敵和漢奸的當。我們的抗戰前途是浩浩蕩蕩的，加強和鞏固我們的抗日聯合戰線，整備我們的戰時施設，以更始一新的勇氣進行我們的第二期的大會戰，真正